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刑事侦查案例选

《河南公安》编辑部

河南人民出版社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刑事侦查案例选

《河南公安》编辑部

责任编辑 新 刚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 10.625印张 207千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370册

统一书号：6105·5 定价0.92元

前 言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了，但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各种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仇恨人民群众的敌对分子还依然存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坏的思想影响还严重存在，因此，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动还时有发生。打击和预防各种犯罪活动，是人民民主专政机关的神圣使命，也是每一个守法公民的崇高义务。

公安机关广大干警，是人民的忠诚卫士，他们时时刻刻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忘我地保卫着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祖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他们是善良的化身、正义的力量。公然与人民为敌的各种犯罪分子，是危害广大群众、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邪恶力量，是见不得天日的丑类。他们是怎样躲在阴暗角落里进行犯罪勾当的？公安战士是怎样机智勇敢地制伏他们的？各种凶恶狡猾的罪犯遭到无情打击的事实，给人以什么样的启示？从那些无私无畏英勇对敌的公安战士身上，我们应该学到什么样的高贵品质？为了和读者一道弄明白这些问题，我们根据河南省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组织编写了这本文集。

收集在这本书中的案例，案情本身都相当复杂，有的剑拔弩张、惊心动魄，有的扑朔迷离、隐晦曲折。我们把这些案例介绍给读者，决不是为了向人们提供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通过这一桩桩真实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公安战士们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无私无畏的高尚情操，大智大勇的斗争业绩，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这些不正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很好学习的吗？通过这一桩桩真实的案例，我们看到无论什么样的疑难案件，都难不倒我们优秀的侦查人员。犯罪分子无论多么阴险狡猾、多么穷凶极恶，最终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人民民主专政铁拳的狠狠打击。这些案例本身，就是对善良人们的鼓舞，对不法之徒的震慑。书中所选的有些案例，是全国解放以来罕见的恶性案件，这些骇人听闻的犯罪活动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当前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采取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同广大读者一道，向战斗在对敌斗争第一线的公安干警们学习，从他们的英雄业绩中受到鼓舞，以更大的信心和干劲去制止和打击一切犯罪活动，这正是我们编写本书的初衷。

根据实际需要，我们在编写这些案例时，隐去了一些真实的人名和地名，某些犯罪细节和侦破技术也从文字上作了适当处理，但所有案例的基本情节都是真实的，读者可以作为真人真事来读。书中有些案例曾在内部发行的《河南公安》杂志上发表过，这次为了适合公开发行，又请原作者进行了改写，或重新组织力量采写。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得

到有关单位和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意。

我们经验不足，水平有限，书中错误之处请读者指正。

编者

目 录

前言	(1)
寻踪觅迹烟海中	(1)
明察秋毫	(19)
屠虎凶犯落网记	(34)
离婚后的申诉	(45)
古香炉迷踪	(57)
女教师失踪以后	(71)
骗局	(80)
湖底碎尸	(84)
晋阳擒凶	(98)
阴井里的尸骨	(108)
争分夺秒之战	(117)
新啼笑姻缘	(131)
深夜，在一个小院	(141)
机关算尽亦枉然	(152)
煤火炉上的焦尸	(171)
恶梦	(183)

水帘洞里的女尸	(197)
一只回力球鞋印	(209)
禹王锁蛟	(224)
乔装贞查	(235)
借手杀妻	(247)
除夕枪声	(271)
一只潏鸡蛋	(283)
羊城擒谍	(295)
第三次打击	(308)
威震贼胆	(323)

寻踪觅迹烟海中

李守训

盘古至今，人们都以“大海捞针”喻事之难，但并无大海捞针之事。然而，一九八〇年冬，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茫茫烟海中，却有人进行了一次真正的“捞针”实践，也居然获得了成功。

—

十一月五日拂晓。新乡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楼房环抱的四合院子里，值班员小王放下电话耳机，急匆匆地登上座北朝南的二楼，脚步声还未消失，就响起了一阵“呼、呼、呼”的敲门声。

“谁？”在一间寝办合一的房间里传出了大队长王平的声音。

“电动工具厂电话报告，在该厂西边公路沟内发现一具尸体……”

“通知有关人员，马上出发！”

半小时后，在寒风漫卷的蒙蒙细雨中，一辆崭新的刑事

勘查车驶出刑警大队，穿过闹市，沿新(乡)获(嘉)公路向西奔驰。

随着汽车的颠簸，王平陷入了深沉的回忆中。狐狸坡智擒“夜里欢”，无名沟制伏“坐地虎”……连续征战的困倦和睡意还未冲淡胜利后的喜悦，急促的叩门声又把他们送上了战斗征程。想到这里，他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向车内扫视一遍，一双双机智敏锐的目光正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前方，仿佛要透过空中弥漫的细雨和狂风卷起的枯草败叶，寻觅凶手遁逃的踪影。看着身旁这些不知疲倦的战友，一阵欣慰的喜悦，禁不住从心底涌起。

勘查车在市西郊七点四华里的新(乡)获(嘉)公路上嘎然停住了。王平和技术员范进、侦查员汤强、老张跳下车，只见公路北侧大块棉田里，枯萎的棉花棵子在凛冽的北风中飒飒作响，公路沟内一堆蓬松的枯草被旋风掀卷得摇曳震颤，草堆的一端裸露着一只蜡黄的男人赤足——这就是陈尸的现场。

技术员范进和侦查员汤强跳下沟底，在沟坡上发现死者的一只棉鞋，在尸体的附近发现工农牌火柴盒一个，铅笔头二个，黑白间杂的乱纤维一团，金属旧腰带扣环一个。在尸体东南二十八公分处，又发现天津产不锈钢餐刀一把，刀柄用黑色绝缘胶布缠裹，拔掉另一端纸裹的刀鞘，能看出刀刃有砂轮打磨的明显痕迹。刀鞘是用六张空白信纸卷成的，外扎三股白线绳。展开信纸，上面印有红色横格，两边有红色竖线，右下角有“第页”“77.9”字样。接着他们拨开杂

草、树叶，见尸体头西脚东顺沟底俯卧。死者男性，约六十岁，身着棉衣，一副农民打扮，右手腕上戴着手表，衬衣兜内装有一元五角现金。胸、背部有四处伤口，经检验是两个贯通性枪伤，肺、肝严重损伤，腹腔中大量积血。棉衣、绒衣均被血液浸透。

王平正在指挥现场勘查，一位中年男子来到身旁，他悲怆地诉说冤情：十一月三日晚饭后，其父从家出来到这里看护棉花，一直没有回去。全家人四处寻找，一天一夜也不见其踪影。今天大清早闻讯赶到这里，务请公安人员查明凶手，为其父报仇。王平见是死者家属，便让汤强接待了他，并安排汤强迅速查明死者生前的有关情况，确定案件发生的时间。

“大队长，”老张向他报告，“在尸体东四米，距沥青路面七十公分的路边处，拣到一枚子弹壳。”显然，陈尸的现场也正是枪杀案的现场。王平接过弹壳一看，底部有“80·31”字样。由此可知，这枚弹壳是由代号为三一的军工厂于一九八〇年生产的。

一枚弹壳与两处贯通性枪伤显然不符。王平当即组织扩大现场勘查范围，未发现其它可疑迹象。

请驻军工兵协助，在现场及其周围两次探查，也未发现其它弹壳、弹头。

当夜幕徐徐落下，农舍的炊烟袅袅升起的时候，汤强赶来向王平汇报：死者叫孔令荣，男，六十四岁，新乡市平原公社八里营大队社员，生前在现场东八十米处的生产队拔丝

厂看大门，并担负现场公路以北棉田的看护任务。接着他汇报了案件可能发生的时间。

十一月三日晚饭后，孔令荣照例来到大队粪场，同刘云保等三位老农天南海北地闲聊起来。忽然，孔令荣急忙从凳子上站起来，在煤油灯下低首躬身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哟，已经九点十分啦，我得赶紧上棉花地去。不然队长检查见不到我，又该批评我串门了。”从这以后，再无人看到过孔令荣。汤强从粪场出来，经模拟试验，到达案件现场约需十一、二分钟。据附近炮校汽车连战士陈友康说：“我十一月三日晚值九至十点的岗，约九点半钟，听到西边连响两枪，还听到有“唉哟”的哀叫声。距现场一百多米的电动工具厂有八名职工先后反映，三日晚九点多，西边连响两枪，间隔不到半分钟。工人吴书传肯定地说：“我九点四十分从车间出来去模具组，听到枪响时看了看手表，是九点四十三分。”

汇报到这里，汤强下了断语：“孔令荣遭枪杀的时间，应是三日晚九点半左右。”

王平听过汇报，满意地点了点头。向汤强投去赞许的目光。

新乡市公安局根据发案的时间，把这起枪杀案定为一·三案件。

二

发生在近郊公路旁的这起枪杀案，是仇杀，谋财害命，

还是政治报复？

凶器是什么枪支，枪支来自哪里？罪犯现逃匿何处？

团团疑云，在侦查员的脑子里不断地闪现回旋。

公安局会议室里灯光通明，一一·三案情分析会即将开始。室外，风停雨住，群星闪烁。夜晚的天气显得更加寒冷。技术员范进跳下三轮摩托，向会议室大步走去。

“这是弹壳鉴定结果。”范进在长形会议桌的一端，把技术鉴定书平放到王平面前。

“正好！”为便于分析案情，王平当即向大家宣布了鉴定结果：现场遗留“80·31”弹壳，系由冲锋枪或半自动步枪发射，尤以五六式冲锋枪可能性较大。

“正当我们大力整顿社会治安之际，犯罪分子竟敢在车水马龙的公路旁持枪杀人。究竟是何人，因何故作案？”王平首先提出问题，让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会议根据案件现场勘察情况，进行着认真的分析和讨论。王平的思绪伴着每个同志的发言跌宕起伏，他时而蹙眉沉思，时而挥笔记录。终于，好不容易在一团乱麻中抽出了四根线头，他用红色铅笔在仇杀、谋财、枪支、信纸的后边重重地划上了四个问号，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初步的侦查方案：侦查范围确定以新乡市，特别是以新乡市、县结合部的大召营、合河、平原和西王村四个公社为重点，以仇杀、谋财两种可能性着眼，分头开展工作。

“千万不能在我们工作过的地方，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细微末节。”面对这起罕见的枪杀案，侦查员心里都默默地

重复着王平在会议结束时的嘱咐，愈发意识到在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卫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斗争中，自己肩头的重任。

当他们怀着这样的心情离开会议室的时候，东边天际已染遍桔红色的朝霞。

一个多月过去了，外出执行侦查任务的各路人马陆续返回，满载而归。

刑警办公室里，汤强在日光灯下埋头整理案卷材料。王平送走刚刚汇报结束的侦查员，肩披棉大衣在室内轻轻地踱着步子，侦查一一·三案件的情况，一幕幕掠过脑际……

是啊！孔令荣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不存在政治报复的因素。

是奸情杀人吗？也不是。他平生作风正派，现已年逾花甲，死前几天，老伴曾为他赶制一件上衣，就在他穿上新衣之后，老两口亲昵得象电影上的青年恋人一样。

仇杀呢？侦查员围绕孔令荣祖父三代及其子女的居住地和单位，一个个地调查了解，仇杀的因素也完全排除了。

无论案件属何种性质，枪杀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在案件重点地区对四个公社武装民兵的所有枪支进行实弹检验，按枪支号码编号的两筐弹壳在显微镜下，都没有显露可疑迹象。继而，对新乡市全部武装民兵枪支的保管、使用、借出、失盗等情况逐一了解，并进行技术检查，全与一一·三案件无关。

简易刀鞘的信纸从何而来？新乡市内、市郊各百货公司和各文具商店、印刷厂证实，近几年来销售和印刷的信纸中，均未见与案件现场相同的信纸。

线索全部中断！前段侦查工作的结果，使王平大失所望。

正当他有些焦急不安的时候，侦查员老张风尘仆仆地跨进屋里。

“情况怎么样？”寒暄间，王平急问。

“经郑州市公安局和轻工部纸张研究所鉴定，现场遗留纸，含竹木浆两种成份，判断南方生产的可能性较大。”老张言简意赅地回答。

“从前段侦查情况看，我们已经取得了初步进展。下一步，要扩大侦查范围，争取打开局面。”王平满怀信心地说。

汤强整理完案卷材料，心急如焚。他禁不住低声自语：“我们决不让一个胆敢以身试法的亡命之徒，逃脱法网！”现在猛听到王平的讲话，便凑到炉旁坐下，忽闪着两只智慧的大眼睛，听王平继续讲：

“孔令荣解放前苦难的生涯，铸成了他平素节俭的性格。生前总爱把在附近工厂捡来的一些废品破烂塞入衣袋。尽管他手上戴有手表，衬衣兜内装有少量现金，但还是一副农民装扮的老人。凶手从死者外衣兜翻出的铅笔头、旧皮带扣，正是捡来的一些碎破烂，凶手由此认为孔不会带有与其身份不大相称的手表和现金。”

“这说明凶手不熟悉死者情况，是一个没有特定目标的拦路抢劫杀人犯。”老张点明了王平的话题。

王平继续说，“仇杀既已排除，本市枪支中又无作案凶器，那么凶手会是什么人呢？”他故意把话停下来，看了看老张和汤强。

“依我看凶手一定是在流窜过程中作案的抢劫杀人犯！”汤强望着王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凶手拔草掩尸，正是为了赢得逃离现场的时间。”老张也插上了一句。

“如此冒险，而不把死尸拖入一沟之隔的棉花田里隐藏，可能是一个人作案。从他携带有打磨锋利的餐刀来分析，这个家伙大概是受过多次打击的亡命之徒。”

汤强和老张聆听着王平鞭辟入里的判断，脸上都流露出敬佩的神情。汤强显得特别激动，“这么说，下一步就该在信纸和弹壳上大做文章了！”

“对，完全正确！”王平也兴奋地说，“制造弹壳的工厂在东北地区，信纸则可能是江南生产的。要紧紧抓住这两个独具特征的物证，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寻觅凶手的踪迹。

茫茫烟海，凶手在哪里？

死者家属期望的话语又一次在汤强耳边回响。他把拳头照身旁的桌子上一擂，坚定地说：“纵使他窜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捉拿归案！”

三

隆冬季节，天寒地裂。二十多名侦查员兵分两路，从中

原大地出发了。一路进军东北，通过三一军工厂，了解子弹发放范围；一路远征江南，调查现场信纸的印制单位。

在侦查工作紧张进行之际，山西省阳泉市又发生了一起抢劫枪杀案。大队办公室小王把一份协查重大枪杀案的通报递给王平。王平接过通报一看，阳泉市把这起枪杀案定为一二·一五案件。发案时间在晚上，地点在阳泉市郊，作案手段与新乡市的一一·三案件相似，发案时间仅差一个多月。他立即决定派技术员范进速往阳泉市了解案情。

元月十日，新乡市公安局刑警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王平拿起电话耳机，从山西阳泉市传来了范进的声音：“一二·一五与一一·三两个案件现场遗留弹壳，经技术鉴定系由同一支五·六式冲锋枪发射。”

“一二·一五案件侦破进展情况怎么样？”王平问。

“尚无进展，也无突破的条件。”范进语音里带着焦躁和失望。

“凶手还在流窜作案。”王平挂上耳机，忿忿地说：“看你能作恶几时！”

局长听过汇报后，要王平一面向省公安厅和公安部报告情况；一面按既定部署，尽快发现凶手的踪迹，为民除害。

老张带领侦查员过京、津，“闯关东”，一路北上，来到了制造“80·31”子弹的工厂。

工厂的负责同志告诉他们，该厂生产的“80·31”弹壳有两种，一种有底火的用于军工试验、地方科研和制造建筑业射钉枪弹；另一种无底火的弹壳分别发往部队和地方

四个工厂制造子弹，装备部队和民兵。

生产“80·31”子弹的单位如此之多，用途如此之广，发放范围如此之大，是老张他们原来所没料到的。面对这子弹的汪洋大海，该怎么办呢？

查帐——子弹发到哪里，用到哪里，我们就在那里寻踪觅迹！

于是，他们从这个单位生产、销售“80·31”子弹的登记帐簿上，摘下了生产、库存、销售栏中的一连串数字。而后，顺着子弹的流向，冒着严寒，日夜兼程，先后来到六个省、市四十三个单位调查核实。可以庆幸的是“80·31”子弹大部都在库存，唯有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四省、市的九个单位打靶和科研用过四万六千七百五十发。

侦查范围大大缩小。老张和同志们不避艰辛，迎着凛冽的寒风，翻山越岭，一一登门调查。对科研用的，一个弹壳一个弹壳地数；对打靶用的，搬来打靶成绩册，按照每个人的成绩核对子弹数目。在上述九个单位中共找到了四万六千七百四十九枚弹壳，只有沈阳市文化局差一枚不够数。最后，把打靶时被人拿走的一粒“瞎火”也找回来了。

接着，老张和同志们又先后来到射钉枪厂和购置弹壳进行再生产的四个工厂调查，发现这些厂对子弹的管理比较混乱，而且登记制度不严，产品发放范围很广，涉及到东北几个省的城乡广大基层单位。有些子弹的去向更无从查起。于是，他们就抓住发往河南郑州、三门峡、新乡建筑单位的二万发射钉枪弹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采取查库存和具体清点